

從

傳說中的擎天崗

到

現實裏的成功嶺

——看小野的「擎天鳩」

高幹

由文豪出版社印行，小野寫的「擎天鳩」，出版於一九七八年七月，全書分爲原著和電影兩大部份。原著部份由一個中篇小說「擎天鳩」和小野自己寫的一篇序文構成；電影部份則以「擎天鳩」改編成的電影劇本「成功嶺上」爲主文，再加上幾篇工作人員的簡介和談話，以及兩首爲電影而寫的歌曲組合而成。

「擎天鳩」在寫作的出發點上，和其它大多數的小說創作，有著很大的區別。當初，小野寫這篇小說的動機，主要是由於他和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劉伯祺的一次長談中，所促成的。因此，「擎天鳩」的寫作取向，多多少少必須考慮到日後拍電影的需要，這無庸置疑的，劉伯祺本人在書中的「製片人的話」中，更進一步宣示了這篇小說改編成電影之後，所負有的使命，他說：

「成功嶺」是因應這偉大時代的需要而誕生的，多年來，它默默耕耘，為國家培育了數十萬允文允武的大好青年，我們要表現這種成功嶺的精神和它對國家的重大貢獻，因為「成功嶺」尚不為大家所熟知，我們有責任把這「革命的聖地」，透過戲劇的形式，介紹給人，宣揚到世界各地。（一〇五頁）

由此可見，「成功嶺」是個有著特定價值觀的環境背景，小野的「擎天鳩」，既然是為肯定這個價值觀的製片機構而寫，那麼，他也勢必要在這個價值觀底下，從事寫作，否則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小野筆下那羣性子急躁，不很合羣的醉鳩，每當夏天來臨時，就集體消失在一處叫做擎天崗的森林谷地；當夏季過去，秋風吹到擎天崗的山谷中時，那些消失的醉鳩重新出現，但是，牠們的羽毛已經蛻化成金綠色，有著白色的小斑點，牠們飛出擎天崗時，所發出的嘯聲，像隆隆的雷聲，山谷裏的枝葉都為之震撼，當牠們飛翔在天空時，也一改以往那種醉酒姿態一行行排列著，既平穩，又有秩序。顯然，這個富有神秘色彩的傳說，就是「擎天鳩」的主題了。小野和製片單位對於成功嶺所懷有的理想形象，也就是這則傳說中的擎天崗，為了滿足這個形象的確立，小說和劇本中那些上成功嶺集訓的大專青年學生，就無可避免地被塑造成一種理想的典型，他們都有一段頗富戲劇性的過去，當他們結束為期六週的集訓之後，又戲劇性地一個個從醉鳩蛻化成展翅高飛的擎天鳩。這種一廂情願的轉變，或許就是小野所苦苦追求的「烏托邦」吧？（自序：到了「擎天鳩」時，我仍然不放棄我的烏托邦）。（三頁）

作家在作品中服膺或宣揚一種理想或主義時，必須選擇最真實的一面來打動羣衆，才有說服力，「擎天鳩」過度戲劇化的角色處理，顯然和小野原先希望藉著這篇小說來表達現代年輕人最真實的一面的初衷，有著一

段距離。

除此之外本書中，有關劇本寫作方面的一些小問題，還值得在此提出：

一般來說，電影劇本的寫作，首重簡明扼要，一些不必要的修詞和主觀性的註解文字，是沒有必要寫在劇本上的，「成功嶺上」在這方面就顯得不够節制，隨便舉幾個例子：

(1) 鏡頭停在電影的大廣告排（牌？）上——很諷刺的一個外國片名，暗示這一代年輕人的迷惘。（一三五頁）

(2) 謝振平說完，一揮桿，一盤彩色的球被打散，彷彿象徵著紊亂與不安。（一三八頁）

(3) 鏡頭落到那些腳上——跨——跨——跨——與序幕時那些沉重、整齊的步伐相配合，有了強烈的象徵性。（一七七頁）

(4) 授槍儀式，莊嚴隆重，全體學生們宣誓，動人之至，來自四面八方革命青年在此滙集，意義重大。（一七七頁）

(5) 鏡頭移動著，照著每一張床，床上躺著這一代的年輕人，在這樣艱苦卓絕的時代裏，他們肩負著如何沉重的包袱。（一八七頁）

(6) 突然火車又衝過了山洞，出現在眼前是一片綠野平疇，象徵著年輕人又突破了一次考驗，重見光明（二二四頁）

在第(1)例中，電影廣告牌上的一個外國電影片名，是不是就能够「暗示這一代年輕人的迷惘」呢？在第(2)例中，一盤彩色的球被打散，又怎麼「彷彿象徵著紊亂與不安」？至於第(3)例中和第(6)例中所宣稱的「象徵」，在銀幕上都只能用映像來訴諸觀眾的直接感受，不是編劇一廂情願得了的。另外，第(4)例中的「……動人之至，來自四面八方革命青年在此滙集，意義重大」，也是累贅的文字，編劇在這裏只要寫明環境和情況就行了，動不動人？意義是否重大？都不是編劇決定得了的。第(5)例中，鏡頭在每一張床之間移動，視覺上只是一組

攝影機運動的鏡頭，是不是就能傳達出「這一代的年輕人，在這樣艱苦卓絕的時代裏，他們肩負著如何沉重的包袱」？也是大有疑問。

除了劇本寫作的方法之外，「擎天鳩」這本書也犯了一些因疏忽而引起的錯誤，比較顯著的有兩處：

第一，一百五十一頁最後一行，編劇對於劇中人唐春秋的對白，做了一次本文提過的主觀性註解——△這段對白在六十五場再出現時，有很深的含意。——事實上，第六十五場並沒有任何對白提到和唐春秋在本處所說的：「是因爲你沒有長大，朋友！」相關的文字，筆者以爲六十五場大概是第十五場之誤，因爲在第十五場中，李向斌曾經有過「一個曾經嚙過家破人亡的孩子，是會長大的。」的對白。

第二，作者在「編劇的話」中說：「雖然有許多大學演的作品都脫離不了文學的淵源，例如美國的格里菲斯，或法國的阿倫·雷奈等，但是我比較能瞭解英格瑪·柏格曼的觀點。」文中所提到的「阿倫·雷奈」，看似兩人，其實應是拍過「廣島之戀」的法國名導演 Alain Renais，如果比照英格瑪·柏格曼的譯法，則應該是「阿倫·雷奈」，一個小標點，產生的結果就是一人和兩人的差別。

最後，順帶一提的是，「擎天鳩」爲了充實篇幅，拉拉雜雜地搞了一大堆電影工作人員的照片和簡歷，因爲這本書不是「成功嶺上」這一部電影的說明手冊，還是不要收錄才較純粹。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王鴻仁譯

定價 60 元

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今世最大的文學獎金，它和廿世紀的「政治文化」，乃至「文化政治」，結有不解之緣。本書由三位權威學人執筆，根據諾貝爾基金會檔案，爲您剝開一粒「諾貝爾文學獎之繭」。

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